

集部

燭湖集卷十

宋　孫應時　撰

序

餘姚鄉飲酒儀序

儀禮鄉飲酒篇其節繁矣戴氏記其義文頗參錯先儒以為鄉飲有四曰賔興賢能曰飲國中賢者鄉大夫主之曰習射而飲州長主之曰祭蜡而飲黨正主之鄉三歲而飲州歲再飲黨歲一飲儀亦稍不同如六十五十者

坐立之別黨所以正齒位於初也其他則否古人因事以習禮樂爲風俗計而已高宗紹興之十四年詔郡縣歲習鄉飲凡舉進士者視其籍二十六年或言吏並緣擾民且預飲猥雜反混士流乃詔須行於里社者聽官勿預知自是鄉飲廢矣蓋一時議者肖於改權臣之舊而不之詳也吾邑乾道間鄉先生葉君汝士仕而歸老邦人高之請於大夫特舉是禮以賔之頗損益舊儀其後邦有所共慶輙再講而疏濶不常前四年常侯褚造朝以

此飲餞於學今趙侯善相滿秩當去復行焉會者尤盛
方春之中風和日明搢紳韋布闓闓濟濟卒事無闕觀
聽肅然惟吾邑之娰俗能存古意惟賢侯之令德能洽
士心不其休哉夫鄉飲非所以祖餞而因事以習禮則
猶古也古禮既難盡復紹興之頒制亦不存於故府邑
士莫叔亢獨能熟其舊聞以相此儀趙侯嘉之而惜其
莫之傳也乃圖而刋諸牘且訪諸永嘉郡庠所行而參
校附益焉所以扶持古意褒勸娰俗期無窮繼自今不

惟祖餞是循庶幾歲時習肄禮樂興行使吾姚江如古鄒魯四方聞風於是取則豈非趙侯之望也歟我鄉人其勉之

胡文卿樵隱詩藁序

蘇長公曰無竹令人俗又曰士俗不可醫余嘗欣然誦之以為真宇宙間妙語噫無竹者尚爾況於不能詩者其俗且奈何哉古今詩人其學未必皆合於道其言未必皆當於用要其風流意度定自不俗如幽蘭之芳野

鶴之潔使人一見輙洒然意消故夫詩人多窮無他以其不俗故窮向。令用意研索為猗頓白圭之術量其胸次已有萬斛塵土而暇及詩乎予里有佳士曰胡君文卿本富家子文卿少獨嗜學舉進士不售而肆其情於詩當其覔句時往往忘寢與食問以家事瞪目不答詩則工矣而家益落妻孥慍怒姻族笑且罵之自如也所居門瞰湖山風晨月夕鷗鷺翔集樵牧往来文卿曳杖行吟其間自視天下之樂無已若者其詩閒淡清美與

其人境相稱時亦感激頓挫奇壯可駭愕知其中自有所抱負非茍然也文卿今老矣平生未嘗奔走納交遊於當世世未有知之者余雖獨知之而力不能佐文卿之樂名又不能使文卿因余以傳也姑為之序其詩集道其不俗故窮而略狀其風流意度余與文卿皆可悠然一笑相與意滿若夫人之知不知名之傳不傳是又類俗人語删之可也

盧申之蒲江詩藁序

東嘉盧申之妙年取進士第辭藻逸發如水涌山出見予於吴中不鄙定交申之喜為樂府予曰不如詩之愈也申之即大肆其力於詩居三年寄蒲江詩藁一編讀之郁然其春若時禽之高下而衆芳之雜襲也灑然其秋若風露之清高而山川之寥朗也澹兮如幽人處士自足於塵埃之外儼兮如王孫公子相命於禮樂之間也窈兮其思之深悠兮其味之長也葢申之天分自高而用心尤苦洞視古今作者神交而力角之不慊其意

不止非餘子碌碌新有詩聲者比也申之猶以質於予予固未嘗工詩而何以進申之於此哉雖然詩至於是可以止矣作詩正如飲酒酒所以養人勿以病人詩所以足性勿以害性老坡所謂可寓意不可留意者也或曰子曩力進申之於詩今之言不疑於相戾乎曰惟申之知予可言而言子勿慮

贈日者黃朴序

赤城黃朴自號白雲山人以藝遊四方推人始生歲月

日辰考步五行五星知其性行氣骨薄厚美惡豐瘠及終身貴賤壽夭輙奇中嘗識予兄伯起間遂謁余試其術一日閲數十人道往事悉驗余友葉君養源困場屋久黄曰是來歲必第進士及言陳生用之亦然至餘人或輕鋭自負或郡士所推許黄一未可明年復皆如其言嘻亦可謂藝之精者蓋占命與占相皆有此理相法自春秋來有之而命之說繇唐以後特盛要之形氣因受於天決不可易雖復逆知禍福亦何所避就此聖賢

所以不語怪神而獨有順受其正之說世道益下士大夫汲汲惟利與名是謀故奔走於占而業之者亦益出新奇往往得志斯世可歎也夫然黃生為人疎野喜面折不顧忌不候伺人詞色為高下或逢感怒終不改久而皆信又時時能指切心術行事得失為勸戒類有益於人不與他日者比余以是賞焉於其行也胡君子賓為之請序乃書以遺之

送陳濟叔序

自余尉黄巖而歸其邑人不余忘凡東西行過余里者輙欵門相親也陳生濟叔儒家子少而喜游能相人十年間三見余留或旬月為人倜儻有直氣坐逢鄙夫俗士瞪目拂衣不語徑起雖大官貴人盛氣勢邀致欲其陽浮諛悦不可得余心善之今歲三月来遂安驗其術亦益奇出葢生能不敗於利不陷於畀辱則其精明之過人也宜矣雖然丈夫以意氣自喜不難不以少壯老盛衰則難生今三十五耳自是以往將能終其身不敗於利

不陷於卑辱矣乎欲如是莫若息交絶游超然歸休而惟吾志之求不然形勢之途往來周流恐子一日之不競為余言羞也余既以警陳生亦自警云

傳

余安世斬蠱傳

余靖字安世越之蕭山人舉進士不第以娶宗室女得官初為福州古田縣主簿手斬蠱因黄谷嘗聞其詳曰閩俗事蠱以為役鬼致富此其理不可詰然亦往往驗

云凡蠱之種四曰蛇金蠶蜈蚣蝦蟆皆能為蠱其說以五月五日聚百毒物納大甕相噉嚙久之發視獨其一存則遂能變化隱見是為蠱神神必有牝牡其合各有時近者數月遠或一二年事蠱者謹其時日而降之置盤水其前則牝牡游而合焉其精浮水則以針眼受之是為蠱藥藥不可宿必以是日毒於人常置於糗餌脯醢不於羹羞藥精氣也宿之則枯熱之則消於其未枯而納之人腹則孕故是日客至雖所甚善必行毒焉竟

日無客則自毒其家人不則神怒而有奇禍事之者久而悔且懼則禱諸神篚金帛夜出之衢道過者舉篚則蠱隨之是為嫁蠱其毒之發或久或近又各有時人始莫覺已而蠱生其腹浸而齧其五藏腸胃號呼宛轉乞死不能死雖禁療有方而晚則無及唯啜沸湯為能少忍斯須然未知何人毒之也於垂絕燃簀照之則病者能自言其受毒之年月日主家之名氏施毒之器物甚悉言訖而死蠱數十百自口鼻出形狀若一家人受以

盆水去水暴乾藏之雖久得水復活則皆箠其遺言挈

其蠱訴諸有司有司追詰之不承也鞫之如有憑者榜

笞輙死釋則魅吏無若之何設有健吏具獄上郡郡終

以無證佐疑之遷延不竟徒逮及無辜重為民患故蠱

法雖重實廢不行吏以蠱訟相戒至則訶出以為常而

死者焚其屍心肺常不壞穿穴若蜂窠然皆蠱餘也冤

不得直多置蜂窠於磬行擊於道呼天嗚咽聞者皆泣

其禍之慘如此古田在閩尤多蠱靖至官未一月令適

以事出靖攝令事有林繼先者訴其母黄七娘為黄谷所毒母之死也繼先將客突入黄谷家搜蠱得一篚於庋上篚感一合七竅其中棊子十書逆順二字各五針十有一皆缺其眼五色線一毬蓋事蠱之具也谷出不意懼伏罪請私納賄求成繼先不許靖曰是事明白非他比為給定限追之已而令歸視事吏憚靖猶追出谷令即以委靖靖不可令又請於州州命主簿與令同鞫靖不得已日取谷夫婦械治於庭果死復甦踰月如初

於是時令滿秩去丞攝之吏以獄海告丞遽釋其妻靖獨抑鬱無所處因喟然作念當手刃此囚然靖素貧調官待次逾六年假貸資糧行千七百里得寸禄未久母老留里舍意躊躇數夕不能寐一旦決計閩西尉多蓄刀劒問從之語曰兒病善驚幸假一刀鎮之尉使靖自擇靖體弱兩手持能勝耳歸置書室家人莫知也會憲臺檄靖覈視長樂縣沙田又檄趣行時二月既望靖密擇二十二日斬囚即飭吏卒具裝吾將以二十三日之

長樂夜於卧内草自劾狀妻問何事答以他語二十日靖語縣吏蠱囚久不承而吾他出亦已矣明日姑以囚來稍苦之而後釋之吏曰諾明日引囚好謂曰爾真有天幸吾他出矣少忍一二日之苦然後釋汝聞者皆信不疑靖復語吏卒吾浙中問囚法異於閩命去械即仆門木陰卧而綳之暮以付獄旦再取如昨法囚昏寐無所苦靖心卜日中斬囚會有新撊令至過靖取谷桑繙閱他客繼之語移時去日加申矣靖忽憶吾刃未嘗礪

亟入視果澁不可拔拊髀歎恨出呼吏曰吾從西尉假一刀欲擕即路為我呼鐵工礪之吏曰工家數里外不能立至也語未竟一工前自言適以事至此惟所命靖大喜引入磨瑩斯須畢工去日將夕吏卒滿前靖謂曰爾從吾行得借庸矣乎曰未也即悉使去曰黎明行無以不辦告又呼鞫囚吏曰今當釋囚汝取其器篚之物來吾封之其物扃鐍在獄吏承命去門外惟一卒守囚靖則緩步至囚所意貌閒暇謂卒曰囚僞死取水來噀

之卒亦去門庭閴然靖躍入提刀徑出自視勇氣坌溢神意赫然手足輕捷非常時佘靖也兩手舉刀斷囚頸十之八血迸濺㵘靖衣再舉刀稍弱三而後誅之取水卒至大駭走相告靖妻孥聞之大驚恐皆出靖徐入擲刀堂下披胸大言曰比日此事未决吾悶甚今泰然矣有頃官吏皆集縣治市人來觀者擁簿門外如山縣使捕靖吏卒靖出門外語曰殺囚者佘靖非吏卒也縣止不捕於是丞以嘗攝令同鞫有罪與鞫囚吏及守卒尤

大怖擾擾不知所為靖又出謂曰殺人者我也無預若等事使從縣假善書吏數輩至靖出自劾狀於懷分百紙寫之先以一本報縣同官見之大服且皆大安即散去則又大書一本揭縣門觀者贊歎鼓舞往往入庭下舉手加額乃次第申府申諸臺作家書以一本歸蕭山白母與兄列燭廳事從容指授比五鼓數十本皆畢取囚案計其縫用印而緘之旦集吏卒別同官詣府如平時皆避不出惟攝令延見相勞苦嘉歎蓋端明黃公中之

子也筠籠揭囚首馬前所過無不駭觀至府出狀斂板於庭帥丞相陳公俊卿視其狀不言以屬倅有項倅請繫古田簿於獄否則拘於廂丞相曰何必爾又曰審蠱囚也殺之何害即趣郡寮聚廳引靖問故靖抗辭曰靖殺一黄谷耳不知谷之所殺幾人又曰昔孫叔敖埋兩頭蛇猶為陰徳靖去一蠱何啻千萬蛇丞相笑曰姑還邑靖詣武憲憲聞丞相已遣之不敢留靖歸縣寮友多媿之而計臺得靖自劾狀先諸司以奏得旨委提刑謝

師稷躬詰審究事實情節併其妻賴根勘同奏已而謝公至古田丞尉皆從入黄谷家適坐定一蜈蚣甚巨見於前軒曰天也即先責證傳之奏案遂攝谷妻子保伍還臺自臨鞫之三日獄具賴悉引伏所謂五逆五順綦子者降蠱出藥之日所以卜也得順則客至而毒客逆則無客而反毒其家人其針之十有一無眼者針眼所以受藥也既用則缺其眼蓋谷殺十有一人矣五色線者蠱喜食錦錦不可得則以五色線代之然則黄谷罪

惡貫盈如此其遇靖而死豈偶然哉獄奏賴等處死靖猶降一資罷時淳熙七八年也靖短小不勝衣而慷慨喜事好論兵有膽決遇所激發勇不可遏其天性也平生孝友立然諾既罷累年得廣東船屬歸造諸公問益論天下事無何不幸以死年五十八孫子曰昔舒亶一尉也斬民之詈己者以此顯名見器神宗亶杖人耳其事不應法余靖亦一主簿手刃蠱因蠱因法死而常不死自靖殺因閩俗乃知畏法良民至今德之其賢於亶

遠矣吾先君子雪齋先生嘗親問靖本末大嗟賞顧予
侍側使盡記其言先生没靖感知己扁舟數百里哭於
墓靖之斬囚其念則仁其決則勇其從容委曲以就其
計則智然不及以功業見於世豈不哀哉予故整齊本
語詳為之傳有志之士得以覽觀焉

銘

俞履道履齋銘

天高澤卑我道孔明大路九軌云胡弗行行有初終我

力我躬匪實奚蹈匪正曷通千里之遠始於足下九層之臺起於累土惟聖作經日月萬古履德之基請事斯語

周南仲古硯銘

泐外而窪中其壽也天愈壽愈珍其遇也人相爾多文貽爾子孫

跋

跋淳安縣學昌黎先生像

世所傳昌黎先生像多妄迺江南韓熙載耳先生嘗貶連之陽山連之學有先生像實張忠獻公所藏善本今州守陳侯曄摹以遺淳安丞魏君康賓而某獲見焉再拜歎曰嗚呼偉哉此皇甫持正所謂神人端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者耶東坡翁所謂騎龍白雲鄉飄然來帝傍者耶英風奇氣凜凜若此宜其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也宜其能開衡山之雲馴鰐魚之暴也五百年之間必有名世者

天之賦予豈輕也哉按先生自道有慢膚多汗腰腹空大之語此本尚頗不合至其精神照世則决非他人無疑矣陳侯愛文好古尤慕先生頃歲宰淳安作便齋植松竹曰讀書林今在連築堂曰仰韓其風流趣尚美矣猶不忘淳安之士而屬魏君刻先生像於其學魏君又賢𢿙秩迫去猶惓惓就兹事皆宜書俾傳之者有以知其所從來也紹熙壬子歲閏二月甲寅後學會稽孫某謹識

跋王獻之保母帖

嘉泰二年歲在壬戌會稽之黄閍有樵者斸廢壊破故冢得小硯及磚十數以歸一日攜硯獻其主人錢清王纖纖乃士人因視其硯甚潤腹背有晉獻之永和五字異之從至其家又搜得二瓴出此志遂傳於世羲獻帖獨此未經摹搨轉刻猶是當時手迹幸而早遇好事得不碎毁自興寧乙丑至是適八百三十八載而子敬固逆知之古人卜筮精妙多如此物之成敗隱見豈偶然

哉志文十行字百有十七缺不可識者十四樵者未幾死莫知其破冢之處云餘姚孫某季和父識

跋司馬家藏薛紹彭臨寶章帖

右薛紹彭道祖臨晉人書藏故海陵使君司馬季若家紙暗墨渝人莫之識嘉泰壬戌歲九月其子述封以問余余試尋之王氏寶章集乃其最後一帖梁中書令臨汝安侯志所書也凡六行三十六字隱隱皆是寶章帖二十有六武后時王方慶所獻逸少子孫世皆善書可

謂感哉我宋建中靖國間吳興劉燾無言讎書祕閣摹得之刻於其郡之墨妙亭今亭中古帖惟此獨存然字不藏鋒而體濁首尾一律自是無言筆法耳是帖所臨秀勁奇逸勝之遠甚道祖故有書名思陵翰墨志所謂蘇黃米薛者也魏泰則曾子宣丞相夫人之弟有東軒筆録行於世因併志之復以歸司馬氏燭湖孫某書

跋傅給事諫吳應誠使三韓書

按中興紀事建炎三年詔舉使絕域者浙東副總管吳

應誠請身使三韓圖迎二聖四月丙午詔應誠借刑部尚書充大金高麗國信使武臣韓衍副之越帥翟汝文奏應誠欺罔决辱命取侮遠人不報六月應誠至高麗高麗之君臣曰大朝假道於我以通敵敵亦將假道於我以窺浙則奈何應誠雖與往復竟辭屈而回其年十月至行在上怒朱丞相勝非為之解得不罪應誠後不復見真誕妄人也傅公之慮正與翟公同觀其造次作書引筆行墨發於忠憤反復究切利害曉然所謂縻邦

財於艱難之時以資無功之費信可惜哉傳公是時方以言事謫為蒲圻丞未行猶銳於利國如此使人重有九原不作之歎開禧丙寅春分日孫某題

跋趙叔近遺事

金人再犯京師遊騎四出吾郡縣將吏望風奔潰莫敢攖其鋒者趙公宗室子為少尹南京獨能力戰全其城實啟高宗皇帝中興之業斯已壯矣及守檇李不惟使吏民安堵於列城反側之中而單車入不測之地使杭

之叛卒斂手聽命犒賜不足則竭私儲繼之非其精忠
血誠智勇兼濟疇克爾不幸罷守家居一旦迫於亂兵
權宜鎮定一郡免於魚肉上奏未達而王師奄至公不
自疑晏然迎勞如平日其心跡非不較然明白也諸將
武臣方以殺畧為功加以授命王淵逞其爭一女之憾
倉皇害公不復顧問哀哉紹興九年朝廷始知公寃有
詔襃贈告詞尤哀傷之國史已軼其事未及立傳公之
曾孫彥堀顯叔蒐緝遺牘本末畧具可信不誣顯叔兄弟

十人皆賢而文多以科目自奮忠孝之報方興未艾而王淵者亦死於亂子孫無聞矣天定勝人豈虛也哉某敢併著之以告於太史氏嘉泰四年二月五日燭湖孫某書

跋汪立義教童子訣

師哉師哉童子之命也揚子之言也正也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傳道解惑者也韓子之言也激也童子最難其師然世常輕視童子之師故童子師滿天下而句讀音義字書之學大抵鹵莽雖有工技辭

躐科第白首顯仕而筆舌聲畫之間或可鄙笑不能自
改者師誤之也余先君子雪齋先生終老為童子師其
法度必準於古不以一毫自愧今觀樟山汪先生教人
之訣甚似而尤詳讀之泫然淚下世之求童子師與為
之師者各取一通置之座側非小補也雖然教子者必
以實不以名教人者必以義不以利父兄委子弟於師
不樂其嚴不察其欺則名而已矣師受人之子弟狎而
不威助之欺其父母則利而已矣夫如是先生之訣可

傳孰能傳先生之心乎抑能傳其訣猶可以卜其心若笑而不顧吾不能知之矣故為之書慶元四年歲在戊午四月辛未孫某跋

跋胡元邁集句

胡元邁為人恂恂朴實容貌辭氣不能動人其胸中乃有數千卷書溢為集句至數百篇雖有好事者卒然遇之未必不以衆人待元邁也士之不可忽如此雖然集句近世斯人游戲法耳要之可以為工不可以為高足

以貽世不足以名世余聞元邁所自為詩不下古人他所著書甚多歸而益盡力焉使他日與集句並行又善矣

跋吴氏戒殺文

臨海吴君應龍出示其先世所傳戒殺文乃建炎四年閩眉山蘇公遲之所作也蓋吴氏世居涌泉而有溪出南山下溪有魚千百頭文叟者與之相樂如相知相忘者其父不殺四十年至文叟又不殺懼子孫之或殺而求蘇公為此文以戒之予閱之因竊嘆如文叟者可謂

能不移於海濵之習俗而知古仁人之用心者矣且萬物皆備孰非我也況魚躍於淵尤察於下者歟忍自傷其生歟然物必有用人實資之古人有用以成禮者則取之有義而不殺之仁在其中矣故川澤虞衡莫不有禁祭祀賔客所供有時網罟之目則以四寸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夫子所以釣而不網孟子所謂數罟不入汚池也雖一魚不妄殺仁之至義之盡而禮之備矣夫生而不殺人之性也後世至於竭澤而漁者豈

獨無是性哉或者習俗之所移也況近海為魚鄉魚無大小盡取無遺蓋無一家一人一日不食魚者其習俗然也吳氏乃獨能以殺為戒可不謂過人矣哉後之子孫如能世守此戒而不渝又能充無殺魚之心以推其所為則火然泉達涌泉之源混混不舍可以放乎四海而仁將有不可勝用者求仁近仁惠不知戒爾尚其戒之

說

疑孟説

孔子作春秋尊王室吳楚僭王書之曰子王人雖微序諸侯之上孟子勸齊梁之君行王者之政無復尊周之説故温公有疑孟一書而李泰伯鄭厚之徒專以此訾孟子此不可不首為孟子辨也孔子稱由求為具臣夫由求之在孔門從事聖學之久其所自立必有大過人者聖人猶謂之具臣具臣者粗可供人臣之職之謂也已而又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夫臣子孰不知愛敬君

父乎居然自視何至一旦頓絶天理以從弑逆之黨然
茍其胸中無主宰無臨大節不可奪之操及變故横生
勢誘威脅惜身命念妻子忽不能自免矣孔光漢之儒
宗劉歆劉向之子其素行非不篤聞見議論非不美豈
期至於阿附王莽賣國與人以此知不陷大惡者如由
求然後可保下此者皆未可保也若孟子之學乃由求
上一等人豈可謂狃於戰國之俗助成諸侯之僭亂哉
學者能知孟子於此必不會錯然後可論也大抵觀聖

賢者當觀其大用聖賢之大用在時堯舜禪授湯武征伐時也以堯舜之禪授而責湯武以孔子之尊王而繩孟子則非矣蓋春秋時王室漸微然典策告命車服爵賞猶行於天下齊晉之伯託於尊周而人心附焉當是時天下固周之天下也故孔子作春秋以尊王室為本至於戰國則晉三大夫分裂其國而威烈王從而命之為三諸侯田常破滅太公之後自是有國又從而命之自是諸侯不復顧藉王室既久而皆僭號為王雖宋與

中山其國微小亦且稱王而周天子之號亡矣已夷於一小國矣歷數已盡天命人心已去文武之餘澤已竭孟子烏得而强尊之哉故孟子因齊梁之既王而勸之行王政適其宜也聖賢之大用主於安天下孔子之時必尊周可以安天下孟子之時諸侯有行王政者則可以安天下雖孔子復生必不易孟子之言矣譬如大田萬頃故主之子孫凋喪淪落其僅存者尫疾無力荒茀不耕而强有力者裂而耕之吏莫能禁已數十年矣亾

年饑歲仁人義士其亦勸之力穡均利以濟鄉黨乎抑將勸之捐鋤棄耒而歸其籍於不耕之主乎然則異議者可以釋然矣

李生名字說

始予肄業於種山之陰思湖李生從余游者半年時李生尚少未知學而意親余也余去黄巖四年而歸歸十日如錢塘里之姻故未及相聞也李生居旁邑百里而遠獨先衆人追見余於逆旅又三月余自錢塘至家適

二日李生復冒大風徒步就余於是束衣贏糧相與讀書於蓬藋荒莽之中余上下城邑生輒隨之不舍觀其學雖未能大進於舊而其望予之歸之勤親余之篤如此亦可謂有志者矣如是而猶未進焉則余媿也生始名知幾字吉先今將有所避而謁余易之余聞仁也者天地之所以為道而人之所以生也聖賢之教莫大乎仁學者之從事宜莫急於仁今之嚚嚚者其習陋其說畢挈聖賢之言告之不�且疑則藐之而不以聽生之

於余不至此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曾子曰仁以為已任使夫人而知其實也則固吾身之任而誰與遜哉生其以知仁名以任甫字可乎古之人盤盂有銘几杖有戒所以存之目志之心而不敢忘也名字之於人從其美者而命之其視盤盂几杖也不愈近矣乎古語有之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然則為李生者宜如何耶其庶幾乎無以重余之媿耶

司馬氏七子字説

新金華通守司馬季若温國文正公從曾孫也愀然長者樂善而愛人不近利擇姻連必於名門故族是最為有家法生七丈夫子曰逨曰道曰述曰遂曰逢曰近曰迅森然秀整而興於學請字於余余為之言曰冠而字字必依其名古也美其名若字思所以稱之者學士也居吾語汝逨之為言來也天地之間往来莫神於隂陽而陽為大是其來則萬物熙然以春故君子之道象焉

易曰小往大來吉亨然則逨宜字曰大亨道者天下之常理也昭然若大路不知道不智知而不履履而不終不仁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然則道宜字曰元履昔吾夫子自處於述而不敢作蓋凡天下之理古人畢陳之矣學者尊所聞行所知兢兢焉而已又奚作焉然則述宜字曰尊古仲虺以為賢者天所祐德者人所輔忠者顯良者遂厥或弱昧亂亡之形見則兼攻取侮之患臻皆天理人事必有至者士而求遂非良奚可哉故字

遂曰楙良孟子語君子深造自得之學曰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道至於左右逢原其幾於天矣深之功也故字逢曰深原士志遠不志近志近莫如近道大學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格物知止學之先也非格物知止無以近道故字近曰知先迅速也天下之成不貴速惟進德爲貴速易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觀日者觀其出昧旦蒼凉徘徊未升霍焉如騰天下大明君子之進德似焉不其偉哉故字迅曰晉明噫余之字

七子也其義則大矣美矣七子而果進於德近於道其用力深其成材良稽諸古履諸躬成名於君子而濟時於泰亭國人之所稱願何以加焉夫七子之門温公之業也識者之所期也天下之所觀也凡余所以字七子者温公由是以為温公七子可勿念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噫七子其敬之哉

海陵縣齋不欺堂說

司馬公言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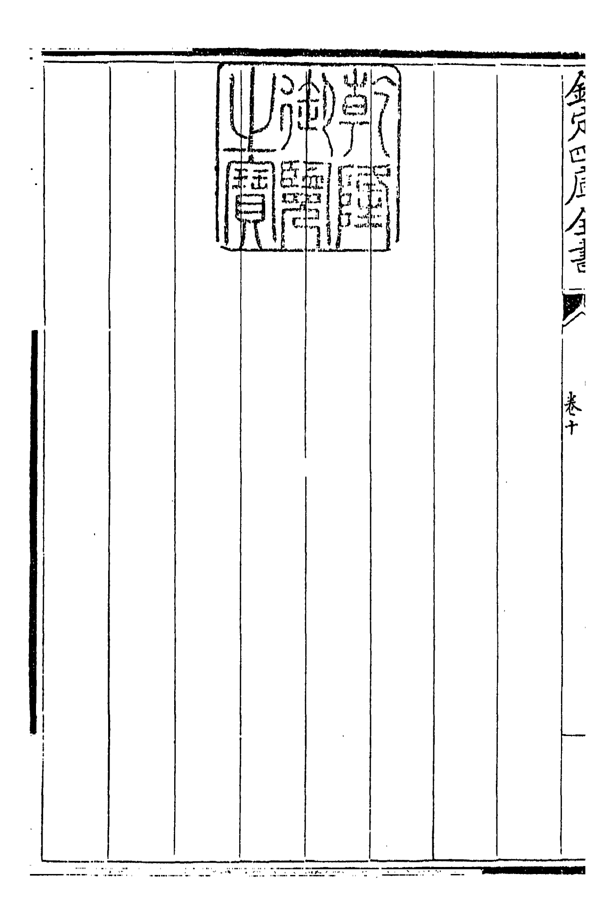
亦然從曾孫儼為邑海陵作草堂請郡從事方楠書不欺二字揭之丞孫某曰世固有取三不欺之義名縣齋者彼所謂不欺者人也此所謂不欺者已也已不誠於君親欲人誠於已得乎吾侯不忘先訓以是躬行真得為政之本矣淳熙丁未七月朔識

書後

書趙清獻公手記嘉祐六年廷試事後

惟我有宋以儒立國列聖相詔垂意多士此帖所記犀

有司校試殿廬天子日日以次臨幸訓勅勞賜之不絶當是時昭陵御宇已四十年矣嗚呼其不謂之至誠不息矣乎故科選雖非古法而祖宗以此得士惟其有籲俊尊上帝之心是以有天祐生賢之應也彼王安石徒飾其法而浸壞其心感衰之故可考矣反覆此卷能不喟然太息慶元元年月日越孫某敬書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燭湖集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劉堦

燭湖集卷十一

宋 孫應時 撰

行狀

宣義郎趙公行狀

曾祖世括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嘉國公祖令隥贈金紫光禄大夫考子英故朝議大夫秘閣修撰贈金紫光禄大夫公諱伯淮字彦濟我藝祖皇帝之冑而越恭懿王諱德昭之七世孫也國家自熙寜來宗室子始得仕

外其人材往往繼出南渡以來蔚然多為名卿大夫而修撰尤以清德雅望始終無一虧缺子孫孝謹家法修飭數十年間不替益光聞於天下公則修撰長子也修撰御家慈而莊整而不苛公率諸弟恂恂翼翼左右承顔惟恐弗及其有不怡舉室屏息若無所容求所以順適乃已朝夕食徹不飽子孫皆不敢食躬任家事毫髮無所茍僑居黄巖未習其俗市田皆得瘠土公教庸保力耕常善熟以供資用無乏邮䘏舊燕賔友惟親所欲不

命而請昆弟子姪相勸皆興於學日以前言往行磨礱浸灌其工文詞踐科第者甚衆無敢夸詡聚食千指雍肅未嘗有間言人謂修撰之門不惟宗室儀表自寒素之族罕能及之公之賢可知已公始為蕭山尉隆興甲申歲大祲府檄公巡其稼單車履畝窮蹊荒谷無不畢詣所至晏然無召集紛擾而人人以為得吾實甚者丐府盡除其租餘亦十免七八府寮梗其事公爭之力守孚其誠也卒從之冬始貴糴官出常平粟平之公曰憂

在來年若何因請儲二萬斛於縣及春果大饑他縣廩皆竭蕭山獨先發所儲專以付公分鄉餌之與民為期輙環而給焉初公巡稼已周知其戶口貧富多寡及當受粟無欺漏者益勸巨室以義繼之沛然有餘浙右流民襁屬入境為分處佛舍若官民之空宇必寛潔無坌溢謂羸瘠者驟食多斃則賦之粥小歠之而漸加之謂作粥水火失濟輙復害人則常親視之須其畢食乃去其精慮強力本於惻怛若此流民既蘇願行者給之糧

欲留留食至秋而止所全不可勝計當是時復大疫癘蕭山獨無苦則多方善救之故也先是邊烽嘗急都人携家東渡西興南趨漁浦姦民剽攘滋熾公至張設方畧魁渠畢擒江路大清府上其功終更命改京秩知武義縣下車首視故籍凡無名横取於民者一刮去之前令以忤通守意及於罪於是經總制宿逋緡錢數萬責償於公公曰自今日始猶懼不足宿逋不可得也通守怒甚公曰令誠不忍毒民願受劾耳竟寢之公為縣慈惠

平直不為疑阻懇懇在民訟者呼前畢其情而細剖其曲直茍服矣則薄其罪大要睦俗善鄰厚風俗無長怨而已庭無留事久之民相勸不爭訟益稀簡閱歲時無具獄上郡其催科寛與民期而嚴於朿吏給鈔銷籍無敢穡日輸者大悦惟恐後迄不煩鞭朴而以辦告里正長受役未嘗訴不平或請越次為之曰及吾侯在此其省費倍也縣故有劇盜出没旁郡之境當道晝掠連歲名捕弗得公察其所以然一日呼徼廵卒長呵曰盜之

不擒即致汝於法其人皇恐刻期以盜獻蓋其所囊橐也秩滿授通判黄州事未上丁修撰憂服除調平海軍節度判官事亦未上子師淵為衢州推官公就養官舍淳熙四年九月四日以疾卒年止五十有八官止宣義郎公天資温厚端慤與人必恭雖幼穉無所狎重然諾不妄笑語平居簡澹刻約無嗜好裘褐衾屨有終身不易者非其義不以一毫汙已俸禄一視本法在武義月入不滿四十千嘗白太守縣佐有不足養者請郡符頗增

其給而於縣乎取之守既悅許則問令俸錢何不對他日知其又薄也欲例增焉固謝不敢守絶以此重公蓋公根本孝友施於有政孔惠且式無所不宜而持身之嚴又如此惜也年不究其德位不究其才也雖然公之榮其親也多而裕其家也遠斯足以無憾矣娶周氏宣教郎皐之女子男四人長師淵宣教郎次師騫師游師夏文林郎奉國軍節度推官昆弟皆學於侍講朱先生其所立未易量也初公之喪自衢歸黄巖後二年三月

辛酉葬臨海縣長樂鄉湧泉之原是歲某官黄巖始與
公子弟交知公賢也今公之子將乞銘於朱先生不鄙
某使追狀公之行以備先生採擇不敢辭亦不敢誣謹
第録為狀如右謹狀

編修石公行狀原註代石應之作

公諱斗文字天民越之新昌人新昌石氏故衣冠盛族
枝葉散出公之先獨稍微居山谷間曽大父倫大父爕
皆不仕父悅可當青溪寇作旁州羣盗並起以勇戰捍

鄉邑有功補保義郎任宣州巡轄鋪卒官後公用恩贈父宣義郎母茹氏孺人公髫齓不好弄嶷然自重嗜讀書輙能諷味講晝應答驚人九歲而孤家貧處僻陋無師友太夫人獨奇其子躬紡績資遣游學公即感奮刻苦問辨思索窮日夜不怠遂工文詞必根柢於義理初假館授書自給主人一慢易公徑謝去士友以此重敬之試補入太學報未至於是太夫人春秋高無以為養門戶未立人謂公切切為得失慮而公方夜讀張公九

成廷對至靖康播遷事悲泣感動不已處太學十年文行卓卓有威名所與游皆一時鉅人長者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台州天台尉未上丁太夫人憂毀瘠瀕死終三年足不踰其閫内既免喪哀猶未忘夜寐或連聲呼母兒啼甚悲覺而涕淚滿鬚歲時奉祀嗚咽泣下如此終其身再調邵武軍司戸叅軍親友强之試教官改授臨安府學教授臨安學故敝陋游士以請託冗食其中士之自好者恥而不入公至歎曰是非所以稱輦下教養之

意也即與同寮周君祐首捐已俸丐資守帥新其宮而大之既則一視成均律以法度核能表善訓誨諄切未幾鄉風競勸多成就者壽皇即位之九年銳欲恢復思度外用人而張說者除簽書樞密講筵官張公栻中書舍人范公成大刑部侍郎王公秬交章論其不可命既中寢居頃之三人相繼去國公奮然出位拜疏謂比者縉紳相賀以陛下舍己從人改過不吝真堯湯之主而道路或言左右僕御怨此三人入骨髓將必媒孽其後

臣以謂聖明在上决不容此今事卒驗臣誠駭然夫以
陛下之明誤舉至此忽不自覺浸潤膚受真可畏哉羣
臣梏以相戒骨鯁沮怠精鋭銷恧異日國家有大姦慝
政事有大愆繆陛下何自聞之因條時政缺失且言大
臣彌縫左右籠絡士大夫以保位固寵而敗壞成法斲
喪名器不暇顧惜上以其書示首相首相議加貶斥次
相救之得免皇太子尹臨安掾曹以狀自列得奏改京
秩或告公教官廳處掾曹後公竟不自言故賞亦不及

秩滿近例謁廟堂當除太學官公徑從吏部選得漢陽軍軍學教授以歸寓居郡下授徒累年至漢陽學舍尤荒凉士子絶寡公居數月風厲興起旁郡秀民來遊日盛守將訪問因事納忠禆益宏多同寮艱急倡義拯卹聞者感勸淳熙五年名赴行在上殿首論我祖宗家法收大臣展盡底蘊之效而無權臣竊弄威福之患惟自朝廷有公論耳蓋朝廷命令未允則舍人不行詞給事不書黄否則臺諫得彈劾百官有司得以其職執奏人

主虛心於上采聽公論以為進退賞罰而天下治今陛下宵旰勤勞而羣臣受成苟免意者學士大夫公論不昌風采銷靡而後朝廷得容其私朝廷容私而後陛下至於獨煩睿斷歟前後臣子孤負實多聖意狐疑莫適倚託由是人物多從親擢而大臣無與進擬諸司各有承受而三省無關出納譬之萬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以守者為疑而創開便門通道旁出終亦不免使人守之不知便門之私乃復滋甚何則大門十手

所指人猶有所忌憚心便門者無人之境彼何所不至
乎上從容嘉奬曰卿論極平朕亦思之要須付與外廷
又論凡事不可無規橅而規橅亦自有次第為今日計
守和以狃敵先事而自治為恢復規橅邊計不以病國
國計有以備邊為自治規橅地使無遺耕耕使無遺利
羸兵得以自養精兵得倍養盜賊歸兵農屯田佐馬政
其戍在官吏無曠職其機在大小無遺材為經理邊計
規橅此其次第大畧而所以領其事者必惟其人誠擇

中外文武兼資望實兩重如羊祜祖逖得二三人分委責成不過十年舉天下為陛下倚矣然中外一脉治先腹心若綱在綱挈提有會有如大臣取充位廟堂無定論事有奏請誰與報聞人有撼搖誰與保任故規撫次第又當自朝廷始又論今大農歳入常賦之外不過茶鹽酒税而四者之利比多不登究其所繇惟其取利太盡遂至利無可取故茶鹽抵法而盜販酒坊敗闕而不復商旅艱棘而輟行則公上之入能勿虧乎故知立法

務在予民則其收效自然富國又口奏其利病甚悉上
更以聖意反覆焉將退命公條上所言邊計事改宣教
郎除樞密院編修官公條具經理邊地為三十九目上
之後省疏駁不得行當是時上意方喜得公而忌者比
肩立公尋請於朝願得並邊可入一差遣自效添差通
判廬州公言往年上書嘗謂添差非便今身自為之不
可改通判揚州初公在漢陽部使者太守咸敬愛之將
漕劉公焞晚至風采峻甚浸忤州列郡亦數蒙譴獨雅

重公數招致所考論古今或累日不聽去由是向之敬愛公者疑且憾焉不知調護之力固多也及被召戒行鄂有士人贄来修爲敬言江路風濤願以大艦載公東下公察其富賈必藉我以免征却弗許彼計不遂則前公行造所過津吏紿之曰有石教授厚載且至矣於是吏伺公舟極意搜索筺篚細碎發露不遺見其蕭然無有也則皆媿謝去然疑憾之黨遂實其謗布於都下至是言事者摭其說且論在邉必喜事不靖到揚州纔二

十日罷還至瓜州風怒不可渡公爲文取酒酹江畧曰維貪維不靖臣子大罪誠一毫髮如議者言其當盡室溺江甘死不憾不然便風一帆賜以安濟凡我同涉與蒙福焉語訖解維則北風送舟而南矣七年主管台州崇道觀九年差通判婺州十二年到官經總制歲額浩繁異時每病其不登吏卒符移旁午諸縣公命罷色目之猥釀者蠲逋欠之積久者一爲疏通期會甚簡比終更視前主者所辦反溢緡錢十四萬吏以賞格進公弗

省曰吾乃以是希賞者耶郡榷酤不售舊例抑吏兵貫之月刻其禄廪以償且高其值公職董酒征一令禁止躬為區畫覈滲漏蠲羡餘使官酤不貴以惡課輒大豐而宿弊頓除其他辨枉息争表勸風俗及裨補郡政為民物利者不能悉書東陽有積冤而得直者繪像以祠於家往來人能道之十五年差權發遣武岡軍未上舊苦痞浸劇十六年四月某日終於家官至朝奉郎享年六十有一娶王氏荆文公之曾姪孫封孺人子男一人

曰志學以公致仕恩當補將仕郎四女長適鄉貢進士丁用中次適漕貢進士周宗元次適進士杜光朝幼未行孫男一人康孫孫女二人公謙敬慈良待人不能為崖岸城府蠢愚幼賤一接以禮從容浹洽人得展盡閫寸長片善咨嗟奬譽自謂不及仁心惻怛藹然見於聲容為人謀精思反覆不啻如已利害無疎戚一旦扣門以急難告情實可矜者奮然身任之上下經營不顧吾力及不及其捐財濟人或傾槖裝解衣輟食不自留明

後日計人或以此欺之而不相知者往往疑其多私見謂盜名不情公亦不能改也體羸幾不勝衣病畏寒暑常枯槁憔悴然即之風調清深意度瀟散自使人鄙吝消釋至有所感發氣槩凜凜神彩峻徹語連夕達旦出入勞苦不倦也閑居鄉曲事有關百姓休戚者必以告有司尤悉力於捄荒前後以賑贍建白於府帥部使者因而見委者三往往以私錢佐其用蓋嘗質告身乞糴以足至今一邑之民皆曰公實生我然公嘗恨不盡如其

志每為客誦南豐曾公救災議而屢歎之其治家不細苛淡而有恩寛而不弛正己以感人告教子弟勵欲繼之汲引後進尤喜講評文辭越中士多公門人弟子公之學自少力舉子業已獨用意流俗之外一以古人自期育德果行醇粹明白其所成就植立既高矣及交廣漢張先生栻東萊呂先生祖謙臨川二陸先生九齡九淵晚交新安朱先生熹公年皆其長而方惓惓師慕請所以詔之者顧自恨衰疾早侵不克盡力竟學餘所徃

來當世名士多後出或自以不逮公遠甚公亦皆以師友之禮下之此其進德為己之實為何如而其心量宏大豈淺丈夫所能知哉平生志念無一日不在君民其考訂今日急政要務規模細大本末畧無遺者公或默然終日至輾轉不寐通夜以思大抵皆國家天下之事而目前瑣細多濶畧不經意諜生鹵莽視妻子寒餓漠如也世以是疑其疏然陛對所論茶鹽酒稅取利太盡則他日重華之政蓋畧發其意而効可見矣至若邉屯

綱目思慮已密使得施行加潤澤之其成績豈少哉人物衰謝有志如公者復棄不及用以死豈非天下所當痛也公死其友族姻故與新昌之人田父野老哭之皆哀雖其所及止此非夫庶幾於古之至誠者其孰能得之嗚呼今之世尚可復見斯人否耶其孤卜以某年某月日葬公鼓山之原謹為之狀其行實如右

承議郎淮南西路轉運判官方公行狀

公諱有開字躬明姓方新安歙縣人方氏自周之元老

著於詩東漢初望教隴右諸豪興復劉氏和帝時有舉賢良方正為河南令者諱某以至孝聞其墓在歙東偏至今血食境內號真應祠歙之方姓皆祖焉其後裔嘗為本郡太守封歙縣侯失其世公曾祖顏祖良皆潛德里閈考綱篤學好古手抄經史百氏書教子尤力以公贈奉議郎公天稟夙悟自髫齓端靜嗜學如成人十餘歲見有論張廵許遠不知時變死守睢陽為非是者憤然不平為文千言詆之喜作詩有横溪斷霓截宮錦庭

前老柏不驚秋等句落落驚人長益工文詞鄉先生孫
彥及當時知名士大加器賞一時友生如程公泰之朱
公康侯吴公益章益恭兄弟與公皆争奮厲表表自拔
流俗及數公次第由太學先進公獨困場屋方益治古
學玩思六經紬繹關洛諸儒之説泊如也已而亦入上
庠舍選有聲遂擢隆興元年進士第授左廸功郎建昌
軍南豐尉待次丁外艱再調建寧府政和簿𤼵特監潭
州南嶽廟襄陽府學教授未上復罹太夫人憂服除差

監行在太平惠民北局初公登第時年已近四十連蹇至是又十四五年人不堪其窮而公往來松楸之外愈大肆於方冊篇章之間歷覽千載泓渟淵蓄浩無津涯誨誘鄉黨子弟必以義理多感發為善士暇日則訪耆老合姻舊賦詩飲酒徜徉卭壑漠然無復進取意比入北局官冷甚亦不以為嫌恪勤其職吏雜市贗藥為姦蓋久公廉得之或請寘吏於法可蒙賞公曰此非我志也取贗藥焚之逐其人而已先是程公自天官常伯除閣學士

知泉州舉公自代既而葉公叔羽以户部侍郎蕭公照隣以敷文待制亦皆舉公其詞甚力而葉蕭二公先未嘗識面也公往謝問所以知公之故答曰得之朝評譽處休甚各欲取賢以報國爾於是公秩滿以在京賞循從政郎除國子録公學有本原每升席講經理緻精明詞旨温暢聽者充然有得咸心服焉淳熙八年歲大荒札公適當輪對首論君民之所以相通者實以此心無間平時郡縣之吏暴征豪取為天子斂怨於下今民艱

急之時惟朝廷大捐委積無所愛惜庶幾此心可信於民壽皇聖帝嘉納之謂曰朕已罷郡守之不能賑濟者二人次論今日立國東據吴會西極蜀表縣亘萬里形勢固非單弱然規模氣象終未能壯荆襄之地吴蜀腰膂昔以為用武之國也今乃棄之同於邉徼臣所未解要先經營此地然後吴蜀勢合恢復有期因叙古人若楚子文孫叔敖若孔明若周瑜若魯肅若陶侃諸公所以用荆襄事且陳聯形勢講攻守闢田疇建府衛之説

目曰荆襄事宜井井詳甚上大稱賞且曰今日之勢正如蜂腰朕每思此不覺寒心不意卿儒生乃能為國慮至此留其書禁中閲之降付密院討論施行公又論今士子或不安鄉井東西馳騖以爭一試至冒刑憲而不顧未必其心本然良由諸郡貢士多寡不均謂當令禮部視終場人數増損貢籍則此等可以立革亦所以厚廉耻之俗上喜曰此可以戢其源誠公平之道也遷詳定一司勅令所删定官改宣教郎時修隆興以來寛卹

詔條與諸路别制公與同列盡心纂集分别會稡條流不紊其請更舊法者必研考顛末非利害灼然相絶不輕損益明年遷司農寺丞農寺專米粟之政江淛餫舟歳至如櫛倉庾散列郊外篙工計吏耗蠹百出毎賦糧諸軍廥集概量小不平輙洶洶出飛語至敺擊籌吏事聞廪官坐罷者數矣公命次第餫舟先後檢覈進退無敢欺匿品其陳新以序出之有豐無殺當公之時吏以辦告軍無譁者是時再輪對奏三劄其一申論荆襄要

害謂錢塘為行都垂六十載宫闕百司所在試難輕議然僻在海濵與中原氣勢不接建炎紹興偶然駐蹕豈真卜宅之所况今人物充溢地形湫隘非初至比今日之計當規模荆襄鎮以腹心大臣先事耕墾外張國威内紓民力庶幾倚為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内不出數年端緒見矣因叙故李公綱翟公汝文胡公寅當擾攘之初皆勸幸京襄以係西江之望其言可覆願幸留意其二論天下國家氣象如物之華采人之精神觀人之

國而知其彊弱者在士大夫設施議論爾議論勁正施設精明則其國雖小而强阿諛鹵莽效必反是本朝盛時已事可見一昨中興之初人思獻納有慶歴元祐之風中更權臣斵喪沮壊迄未振起陛下誠擇其逢迎苟且之人懲警一二開導作成使天下士皆明目張膽以副任使國之不强未之有也其三因職事以及國家之經費謂今太倉歲入一百六十餘萬石朝廷及諸百官司之用共不過十六餘萬石而諸軍之支則一百三十

餘萬石國用之數未及軍須十一左帑財用與諸路屯駐蓋莫不然然所在禁旅猶以貧乏告是使民力困竭恤之無繇如父母視其子在塗炭水火而不能救盡亦求其本哉側聞藝祖皇帝嘗欲遷都長安據山河之勢以去冗兵太宗進諫則曰今姑從之不出百年民力殫矣且藝祖一見養兵之費於創業之初即知民殫力於百年之後況今軍費偏萃東南已數十年欲民力之無殫其可得乎故天下大計莫先於屯田屯田成則軍須

寛軍須寛則民力裕惟毋輕於所付毋茍於所得毋以尋常應故事而行之然後可以去前日作興作廢之失上皆欣然聽納稱善者再三且曰朕於創業中興守文三事皆身任之守文粗可觀其外二事不能無媿朕之聽治不為不勞然屑屑細務每閲而厭之惟樂大計所在耳荆襄居天下中有如奕棋肥邊不如瘦腹又曰今日士氣猶不若孫權時可謂不振之甚又曰屯田之説朕深念之久未有能任者近察勘郭杲之言而益明已

遲之十年餘矣使紹興初即加葺理今為效豈易言耶仍諭公曰卿有志事功異日可為朕獨當一面明日以公資歷訪執政有擢任意閱歲有論朝士之未更州縣者宜試之外服公在數中壽皇梏公名曰朕以是為材胡為論耶雖然所以處公者特厚遂差知和州兼主管管内安撫司公事兼營田屯田事論者出道上語人始知公之眷簡在而未嘗言也明年轉奉議郎歷陽戍期未至會淮南關使者廟堂進擬數人皆未可上意翌日

有旨朕思得其人惟方某為宜耳即改除淮南西路常平茶鹽兼權轉運提點刑獄公事公家居恍不知所從得疑未敢拜已而贊書有親擢之語乃拜受之官公常恨自始仕未親民事幸蒙不次簡拔兼持三節將揹一道惕然感厲惟正身率下竭力報國於是非冠裏不受詞非重客不設燕接寮屬臨吏民必誠必莊詢訪疾苦戢柅姦蠹通節財貨平理犴獄孜孜汲汲不啻疾病之訪醫藥一日有特旨以花靨商人鄭晞暘洩銅錢越境

付公親鞫公反覆驗治皆無跡乃呼諭之曰事出禁中威甚汝姑思之何以致此其人泣曰曩有鄧御帶者至淮埂嘗與之争市物意者其見誣耶公感動即具奏其不然請詰告者之妄有吉鄧璘降一官睎暘遂免其後建帥忽自請治其事必欲重寘於罰其人竟走闕下乞坐獄以辨棘寺為之追逮數十人竟復得白人於是益歎九重之明不可銖兩欺而廟堂諸老亦謂非公惻怛守正則鄭必寃死矣安豐土豪孫立有義概嘗集鄉兵

為水寨以捄金亮朝廷旌寵之至今泗淮忠勇軍者其所創也既死子姪訟分累歲投匭者數四根連滋多公歎曰此豈獄吏所能治耶乃手書詳諭責以孝友忠義之事勿墜門戶以負國家復遣人調娛之二家大感悟不復爭歡好如昔後公出巡孫氏及忠勇諸將皆以此稱謝淮地荒遠多刼盜公重賞名捕或擒或竄境內清晏郡縣之獄圖列座右日闗念慮每訖一事喜見顏色丁未夏旱公請禱望祀蔬食齋居者兩月體為之瘠施

舍已責緩征勸分凡荒政之宜日與諸郡往來講畫遂免饑饉時上㪚樂減膳詔監司求直言公列部内之事若歸正之給與民夫之差科坊場之抑配荒田之爭佃多有請而未報者又論茶鹽酒税四者之征將以抑末不知民之趨末皆農之不給者為之今茶鹽之引視其本價已增數倍茶商失利至或為變鹽户愁苦所在皆然酒税之征苛酷尤甚剥膚至骨民無所訴泛觀今日害民之事其他猶有及與不及惟是四者其害甚廣怨

戾之氣能不招災朝廷内帑本備饑饉今不大有所捐
而益損四者之害民未易蘇也磨勘轉承議郎初和州
有屯田五百頃以兵千五百人耕之棲棲山谷氣象弗
振然歲收固不薄耕者隨高下受穀於官人自五十石
以上或一倍再倍之舉室豐厚恨執耒之晚而朝廷又
以其餘充給散省餽運其効有不可掩公既兩以耕屯
之策獻於上適朝廷已檢踏有元浦湘城圩田未及興
築而土民或以城南青山圩來售合之亦五百頃皆承

平沃壤今爲棄地公因奏募饑民之願耕者使築之可以兩利又謂和州之屯舊令通隷守臣及總領都統四司每議一事文移往復甲可乙否迭相牽制不便請令專委一司主之復增耕者五百人合二千人使盡地力增置漕屬一員以任其事有旨專以屬公公出入阡陌勞來勸相凡隄防宣導之宜營伍安集之制皆親自區畫不敢乞其費於朝惟樽節他用且請附鑄舒蘄鐵錢以供之築圩周五十里水門八爲屋大小四千間畜牛

千三百頭耰鋤犁耙水車碌碡刈刀畚鍤鍋釜之屬二萬餘事種糧五千石倉三百楹舟大小二百有十皆井井就條理夙夜盡瘁事體既一人情附悅每奏上無不報可且命別給緡錢七萬五千助其役公益感激知遇思為遠圖期以三歲圩田成功則會中規撫方將次第出之適事出意外其明年江淮大漲廬楚沿邊郡縣城郭皆圮於是圩田成而復壞公上疏引咎上知非公之過方諭公以備衛安卹之事詔賜將士緡錢萬餘以安

公意公復論淮西利害謂自古北兵犯南如苻堅金亮皆由廬壽坦途以入今邊陲必守之地未嘗預置一旅萬一敵騎輕行疾趨不一二日便臨江滸而我之奏請得報在旬日後險阻隔絶彼主我客其危奈何部内之田舊籍百餘萬頃今民已耕之數僅三萬頃虛佔久荒者乃九十餘萬頃是地利有三十倍之棄也淮西有巢湖浸其腹有六安諸山蔽其右苟於山趾湖㵎增兵三四萬市民田耕之不過須田一二萬頃而可厚軍實張邊

聲是今日之要務也著為詳議二十二篇以獻乞從朝廷集議可否書入復陞公轉運判官兼刑獄茶鹽訓辭丁寧專任田事公方訓厲將士增厚圩埂為禦水之具甚備改歲欣欣將舉趾矣樞使王公藺實濡須人初固知公之賢其季弟萊好陵人家居頗横公不為之下萊怒譖諸王公百端王公信之短公於上上命易公他所亦非有譴咎意也而王氏之黨宣言必敗田事公歎曰官職非我所戀顧今事方有緒中道毁之孤明主欲為

之志以誤邊計罪皆在我閔默黯闇不白情實而去吾罪愈重矣即為疏直敘其事本末丐上加察小臣雖死不避疏入會壽皇聖帝已倦勤禪位嗣天子方體貌大臣王公慙恨遂力擠公指為犯分坐鐫三秩罷授承事郎以登極恩復宣教郎公始已置禍度外處之怡然且自謂膂力愆矣放跡歸休固吾所也還至吳中與諸寓公游而樂之將卜居焉遇疾遂不起享年六十有三實某年某月某日也公氣貌和厚襟度開豁接人溫然無

貴賤長少之間而其中實耿諒不羣以古烈士自許念國運中否外敵肆横憤氣拂膺謂士大夫義理不明惟計强弱畏敵如虎無復讎心常思奮不顧身以贊大計既膺邉寄首建田議其所施設猶未十一不幸沮廢自疏之章讀者壯之既卒所築之田以大稔聞明年王公亦以臺評去國公論始伸又明年詔復元官朝野莫不悲公之不及見也嘗攝帥合肥即命多植榆柳以塞敵騎之衝課人習射有罪輕者許以射中免又欲因薛公

士龍所建三十六圩寓以府兵之法其感心遠志大柢若此士夫有自北板來者歎曰吾至南方所見惟方公切切不忘中原耳事親極孝親沒後與仲氏同居友愛無間言中外姻戚賴公收育教誨至成立者尤多遇人病與之藥死無歸者畀地瘞之不自以為德公人物高明而取善不倦少出入忠肅劉公之門與樞密公布衣交多聞前輩舊事熟究兵興以來得失大略論天下利害如指掌復從晦翁朱公游考評問學源流孜孜不怠遣

其子執經事東萊呂公人有一能片善樂道之不置非
其人雖貴重不屑交也閒居哦詠以自適興寄高遠有
少陵風製性不能飲客至設醴歡然終日抵掌劇談不
厭亦未嘗醉也有詩十卷奏議五卷淮西屯田詳議三
卷雜文三卷集驗方八卷藏於家娶胡氏贈孺人先公
十年卒子璟琚璟當得捧表恩以喪未命琥亦公子也
以為仲氏後女三人長適徐應求次姜牗次錢豫皆業
進士孫三人未名二子將以今年三月日奉公歸葬於

嚴州淳安縣安福鄉武陳原以公行實屬某狀某與公少同邑長同學校同年又姻家也義不得辭乃為詳其出處之大方以俟當世大君子銘焉

燭湖集卷十二

宋 孫應時 撰

墓誌銘

方廵檢墓誌銘

紹興末北馬飲江朝廷旰食海盜乘時嘯呼衆以千數僞竊名號陸梁出沒北事畧平而盜益張孝宗皇帝用趙公子潚制置沿海諸郡逐捕方急余里舍東南五十里曰横塘方氏兄弟三人宗顯宗厚宗昇出應募偵賊

所伏輕兵徑進手縛允淳以獻趙公大喜奏以等級授官當是時方氏兄弟赫然以勇聞於浙中君其季也年最少最鋭身獨被重創趙公尤奬之以為制置司海道使臣賊遂奔迸次第俘馘伯氏早世仲季補吏後十四五年余始識之則皆恂恂恭敬習於吏事非徒勇者也事親孝小使臣法許不持服君兄弟獨喪三年父以德壽宫七十之慶賜爵保義郎就養康寧年九十四而終鄉族榮之君初推功於兄故受下賞以下班祗應五任

浙東安撫司聽候差使掌辨永阜陵有勞轉進武校尉今天子登極恩轉承信郎調信州上饒縣廵檢在越歴事帥相史公參政李公尚書王公内翰洪公樞使葉公皆器其能待遇不與他等數委以劇務或所部官不勝任輙往攝之未嘗一日閒居彊力精敏事無不舉有功於一州為多而士大夫嘉其謙吏服其廉慶元六年十二月七日卒於家年止五十八方氏世居句章之慈溪縣相傳其先自莆中來徙云曽祖熙祖昌父思訓君字

季平娶王氏卒再室陳氏三男子汝霖伯熊南彊四女適楊恭寛董旂次在室次許嫁董友聞子與婿皆習士業孫男一未名孫女許嫁知郡胡公瓘之孫元忠餘三人尚幼嘉泰三年九月甲申葬其縣鳴鶴鄉浪港之原余故知君且與其仲氏秉義善秉義語及君輙流涕曰天乎子弟之不幸而止於斯也君賜之銘死且不朽汝霖等又亟拜以請不得辭銘曰

勇爵之優吏能之周我維嘉之孝弟孔修其用不舒其

蘊有餘其逝不亡視此石書

宋秉彝墓誌銘

一邑一鄉之善士若未必為當世重輕損益至有篤學躬行終身不倦隱然使後進子弟有所考法此其存也可使為世道助其死也可不獨為鄉邑惜哉余得官遂安籍田令呂君子約遺余書曰宋秉彝重厚老成可親也比至訪諸邑人果翕然稱之秉彝野居余未及往見秉彝亦病以書來曰少瘳當詣子已而病日加竟死余

為文以奠其家請銘遂銘之秉彝姓宋名天則少學於建安吳君晞吳嘗及事龜山楊先生授以所聞關洛諸儒之說則能喟然自拔流俗知所尊慕長無師友琢磨獨守其學甚力踰四十始見廣漢張先生東萊呂先生於嚴陵二先生喜之延請為郡學録後二年復從呂先生於金華切切講問還家杜門罕出專以讀書玩理為事既老愈篤一日歎曰吾不幸二先生棄吾死今海内學者晦翁朱先生是賴吾不可不就正為終身羞則營

糧治裝將行而病侵矣病革意象怡然誦西銘之卒章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戒其子世吾學毋用浮屠巫覡法汙我不及家事平生為人朴愿敬遜事親孝親歿一聽於其兄東之始終無閒言世俗狹嗇近利獨澹然無營接物一以誠衎衎和樂無怨忌嗚呼斯可謂篤學躬行之士非耶余雖竟不識君然得其事不誣若君者其不可以一邑一鄉之善士例目之矣世家遂安曾祖奕祖彥邦父時中好義長者士大夫多重之秉彝嘗貢禮

部不第兩遇慶壽恩封其母太安人室童氏子男三玶
瑄瓙三女適士人余宏遠童至仁周楡孫男五人尚幼
其卒以紹熙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年六十四明年某月
日葬母所銘曰
士修其身不必於聞有欲知君視此刻文

孫承事墓誌銘

府君孫氏諱洋字叔度系出富春自越山陰徙家餘姚
至君七世世以淳朴謹良為鄉長者曾祖約祖適考端

仁以高年遇慶壽恩賜爵廸功郎妣劉氏茅氏君少則自力幹蠱不得竟學而天資賢厚恂恂然質行儒者也平生於父母昆弟族黨姻舊無間言重禮際守然諾羣居晦默而慮事明審大要循理務實無競於物其治生不專利賈怨終身不至訟庭父時貸其緡錢未償者數千計君一折券不問寒民死無以歛者與之棺不可勝紀亦初無德色治父母塚塋躬負土種木壙成先寢其中其誠篤類如此自為壽藏於親左及疾命其弟曰爾

他日必兆於親右慶元戊午九月二十六日卒於家夫人同里王氏實以孝慈勤儉成君之志後君二歲卒於庚申八月五日年皆六十有二明年改元嘉泰十有二月甲申合葬於上虞縣永豐鄉孔堰之原距廸功壙二十步君晩以舊廬隘陋更築室頗壯不享其成子孫痛之子三長光祖次顯祖娶宗室女官保義郎監寧國府酒庫次昭祖先君一年卒三女長適劉建文次適王炳季許適張汝明皆士人孫男三曰勉孫翁孫衍孫問學有

緒君之後其興乎予與君同姓同邑伯氏嘗館君之塾相好也遂約為宗家二孤謁予銘君墓不克辭銘曰

世降益薄以巧自琢吾珍若人渾兮其璞宰木千章歸親之旁孝友不忘子孫其昌

王廸功墓誌銘

予友餘姚趙君景孟以書來曰吾邑四明鄉王氏吾舅氏之姻家也四明南山瀑布之勝有漢劉君樊夫人登仙之遺跡吾嘗徃遊焉過王氏之居奇峰四環水竹幽

茂庭宇華潔主人龎眉皓首杖屨出延客一見可知其
善人長者子孫列立皆孝謹修飭杜少陵所謂袛疑淳
朴處自有一山川者也吾心喜之為留三日已而數數
相聞今其主人死將葬矣子孫輟哭聚謀思所以表揚
其親不遂與木石同埋沒非託銘於州邑之賢而文者
不可而吾子其人也敢為之請予謝不敢當趙君再書
曰子有疑於吾言乎夫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古之君
子緣孝子慈孫之心弗忍卻也矧王君行無纖惡吾實

知之問諸其鄉而皆曰然子復何靳於銘不以勸為善乎於是王君之孫業進士者曰日華奉其事實俟於門予曰景孟非欺我者乃受而銘之王氏先繇越之山陰徙餘姚七世矣曾大父哲大父彥誠父延貴府君諱永富字德厚早孤無兄弟以謹信質厚為衆所敬愛自力有家貲產日饒而不急利賈怨故終身不至官府姻族鄰黨恩意周洽急難婚喪多所倚辦剗膏腴倡義役以弭仇訟歲凶餓者食之不足者貸之平生大率如此既

老以家事屬其子優游自適客至輙留盡其歡塾舍延
良師訓諸子以學國有大慶賜高年爵人强之上其名
授廸功郎致仕非府君意也嘉泰二年十二月九日終
於家實年七十有六娶陳氏先十八年卒二子文憲文
浩四女適汪宗甫方時用趙錡金正紀孫男四曰華居
簡日新日章汪氏女與居簡先卒孫女四曾孫男女八
明年十月己酉葬其鄉徐陾之原合陳夫人之兆銘曰
善足以詒其家惠足以及其鄉生無禍兮樂康死有傳

兮不亡猗嗟若人兮天之所祥子孫其興兮山川其光

李叔文墓誌銘

予先君子雪齋先生躬行古道教授閭里時俗往往訾其濶迂弗好也同縣李公文仲賢長者晚知先生名延致家塾每聞講繹聖賢言行常大喜飭其子叔文惟先生聽叔文雖穉齒有竒識尤樂親先生謂不欺我先生歸語家人曰吾乃得李氏父子為知己予自是與叔文為兄弟交今三十七年矣後李公遠宦叔文輟學已而

嗣事持家先生有書戒勸必寳藏之而終身敬誦之先
生之喪縞冠送哭甚哀嗟乎道喪俗薄而叔文獨能尊
師重義如此叔文今死諸孤託予以銘予其忍辭君名
友仁叔文其字也世家越之餘姚曾祖諱尚純篤君子
五上禮部官邕州太平主簿鄉人紀其隂德祖諱翊贈
宣教郎考諱楊伯祖贈奉直大夫諱傒之子爲宣教子
終訓武郎東南第六副將李氏自奉直豐於財而子孫
多以學知名爲望族叔文氣志不在人下自恨不竟其

業或曰子欲仕亦易耳笑而不答叔文天資通敏而循循如有畏樂易不拒人而疏密淺深有節謙厚遜弟雍容儒雅所居闢池館列花竹左右圖史間以觴詠蕭然無塵俗意造次尺牘必手書細字聞人有善喜見顔色處兄弟姻族鄉黨之間親而不瀆遠而不乖省事避禍足未嘗及訟庭治生不後利不兼并曰無隆先業足矣委人以財或十餘年不覈其贏縮家事井井有法豐於奉先而儉於妻子遇下有恩不妄施予以徼福詁謍然

所當周周周之無蘄也擇士教子不責近效久而益厚之曰利達有命能使吾子寡過斯其為益宏矣從父兄臨江守叔益有令德每器叔文事必咨而後决曰吾家心友也如叔文平生本末使得施之事業必有大可觀者嘉泰三年秋不幸得末疾然神氣清明處事如平時明年八月二十七日竟不起壽止四十有九哀哉娶同縣胡氏四子自强自牧自明皆業進士季曰嗣孫先君一日卒四女長適朱點寡居其次後君三月卒叔季及孫女一

尚幼叔文先營壽藏於蘭風鄉曹墺之麓實先大夫墓之右其年臘月丙午葬焉銘曰

嗟嗟叔文兮吾友生早服師訓兮慕躬行志不充兮聞不章美厥家兮善一鄉疾弗赦兮命弗遐天茫茫兮悲奈何從而先兮歸九原鍾餘慶兮在子孫銘不誣兮永長存

茅唐佐府君墓誌銘

茅姬姓周公支子封於茅其後以國為氏春秋時用於

晉者莪忠於郲者夷鴻秦以敢諫重者焦以仙著者蒙若盈漢以德行稱者容自是千有餘年史不概見今江浙往往多茅姓而越之餘姚最著相傳唐末自丹徒來徙云君伯父寵三從伯父崇踵擢儒科君父亦舉禮部有名遂為餘姚望族君名宗愈字唐佐少而秀潁不羣舅氏待制侍郎陳公㯝深器愛之慷慨自負謂功名可立致早夜苦學經史百氏細字手抄務博涉為文詞既喪二親年益長家益單則喟然曰吾不及為親榮矣先

人之薄田猶足以供祀盡自力乎於是始綜葺生理惟儉惟勤亦無他營久之遂甲一鄉而君儒雅自如望之氣貌清高若立塵埃之表即之語上下古今是是非非一當於義理喜觴客酒酣嘯詠風味郁然其胸中固未始汨没也為人公直簡實無緣飾行已必端為人謀必忠尚禮節重然諾所接貴賤若一不翕翕作炎凉態安分自守無妄動屋飾服用飲食取粗足不務觀美尤以用智術事兼并為戒市田常過其直家無詭籍匿賦無

重權概寛厚多恕子弟臧獲訢訢如也唯謹宗族姻舊待以恩意急難之之絶當予者予之弟死嫁其女廩其孤以故内外無怨言先時里正多破業仇訟不已施侯宿爲縣勸民義役君喜曰吾素志也亟捐膏腴數十畝倡之博盡衆謀畫爲要束期於堅定永久施侯特所歎重遂以爲一縣式歲饑獨不閉糶遠近賴之嗚呼若君可謂善於居室仁而富者也嘉泰三年正月十七日終於家年六十八曾祖名與欽宗廟諱同音祖似父揚君娶

張氏有賢行實能戮力成君之家先二十年卒四男子可立可予皆早世次曰文曰同皆業進士三婿萬汝翼韓章呂雋皆仕族餘一女與二孫女尚幼文等卜以其年十月乙酉葬君於其縣龍泉鄉柘隩之麓合張夫人之兆前期乞銘於予予於君同鄉有連又相善也知君之行為詳可以傳信無媿辭銘曰

心醇兮不疵行周兮不虧耂成兮典型孰浮薄兮敢訾成家兮艱難無媿兮孔安考終兮邱樊勒此銘兮不刋

茅從義墓誌銘

予始束髮省事聞鄰曲父老相與談茅府君之賢問之曰吾鄉長者也予心識之年十五六時從吾先君子館其家親見府君為人謙敬愷悌樂善好施與人言如恐傷之遭侵侮無所校逋租負息多置不問予常歎息以為古人所謂有陰徳者宜不過此天將昌大其後無疑也而府君下世二三十年之間子孫凋落殆盡獨季子從義君巋然持其門戶氣貌豐澤性行一似其先人鄉

族無間言皆曰積善之慶方鍾於君今君仕不及顯纔得下壽又死嗟乎天之報施乃若此使為善者無所勸何哉茅氏周公之裔自漢以來不多見於史君世家越之餘姚為盛族君名宗明字季徳曾祖滋祖桑常父中皆不仕君少篤舉子業婚戚里鄭氏補承信郎為試換計不遂積階從義郎其再轉以光宗及今天子登極恩餘皆年勞也初監京口西較務到官丁母錢氏憂服闋監台州仙居縣酒税充信州八房巡檢嚴州管界巡檢皆

滿秩君寛和不忤物信恵足以使人持身極謹處事盡公而一歸於忠厚故職業修飭無毫髮麗於罪上官恱之同列安之平生及物之功多矣然未嘗自道也桐江之歸廟堂有知君者授以高郵兵馬監押居一二月歎曰老矣田園幸粗足無衣食之憂復何求於世即决計乞監潭州南嶽廟優游家居時時置酒擊鮮與親舊相樂無何得疾益侵神識不亂自取紙筆處身後事甚悉召子姪告戒恬然若無恙須臾而逝又可敬也年止六

十有一聞者無不失聲痛惜君久鰥居不再娶一男曰蔚一女許適四明進士劉爚孫女二尚幼君卒於嘉泰三年十月二日越二年改元開禧正月乙酉葬於所居龍泉鄉李隩之麓實先墓之側君素卜也予識君既早又相善蔚謁予銘不得辭因追論其先德以致予哀傷之意以勉其孤云銘曰

天於善人福其後昆宜大以著君家奕世我所見聞胡為而然君生不疵君死不昏其可匆傳嗟嗟斯銘我無

媿言永矢弗刋

宜人史氏墓誌銘

新臨江守餘姚李公以書柢其鄉之同年友孫某告以悼亡之悲曰吾之嬪宜人史氏其賢異甚少而讀書識義理如慧男子父母奇愛之年十九歸於我事舅姑如事其父母舅姑没喪之極哀比葬猶不茹葷歲時祀事蠲滌鼎俎必身親之雖甚寒暑無怠其他奉尊長處娣姒交族姻御臧獲俯仰委曲各中儀節寧卑無倨寧厚

無薄寧寛無厲而一出於誠意無矯飾平居自奉養維儉訓子女維謹吾遊太學久乃得仕未嘗屑意家事凡出入有無豐約之調度皆吾嬪處之不以累我然至於梱外事則未嘗預焉嗚呼其與吾相賓敬逾四十年矣如一日也吾嘗意吾嬪之福未艾庶幾他日優游偕老今已矣吾無復聊賴於吾世矣其能勿哀傷乎哉又曰宜人故太師魏國公追封會稽郡王謚文惠之女也文惠仕未顯吾以諸生見擇為子壻宜人之始能盡婦道

於吾家未足異也而文惠不數年至宰相出入中外門
戶隆盛冠一時宜人益退然無毫微驕其夫家之意見之
者不覺其宰相女也歸寧父側亦未嘗一語有所私謁
吾以是尤重之子為我志吾哀而銘其葬焉某得書歎
曰李公賢矣又有賢配若是公命我銘其敢辭宜人世
家明之鄞縣明今為慶元府也曾祖詔祖師仲皆累贈
太師冀國公父文惠王諱浩母魏國夫人貝氏宜人生
紹興之己未終慶元三年丁巳歲八月之十二日年五

十有九初以文惠故特封孺人李公遇郊恩封安人再封宜人李公名友直官今朝奉大夫四男子曰賡曰庸皆夭曰康廸功郎婺州浦江縣主簿曰庾四女長適廸功郎趙師固次適修職郎史實之餘在室孫男三曰該將仕郎曰謚曰詡孫女二皆幼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辛酉葬餘姚之蘭風鄉新湖劉公嶴之原新卜也疾革時精明如平常夢二青衣導至一城闕金碧焕然異香襲人覺而名家人次第訣別屏藥餌三日而絕宜人素嗜

黄老有得此其神之清而誠之形歟銘曰

古之女士其傳則史惟德之貽匪名之侈淑哉若人克配君子我銘昭之有永無毁

戴夫人墓誌銘

吾鄉越之餘姚有古君子曰高府君國任篤學信道及登和靖尹公思齋高公之門力行所聞窮老不衰其子公亮和叔師事諸葛公誠之從淳熙間諸先生長者遊咸嘉其志業於是四明沈公叔晦稱之於父翁豐公叔賈

豐公方為其甥戴氏擇配遂以妻之府君曰吾雅不願與俗子為姻家乃今吾子得婚師友間果協吾志戴氏勤約端靜奉舅姑惟謹姑甚愛之府君生理素薄而收恤孤遺用常不給戴氏輙貿服珥以進無吝色府君益喜曰真吾家婦也久之舅姑歿佐其夫執喪哀慕不懈竭力治葬家益落攻苦食淡人有不能堪者戴氏怡然自若勉其夫曰士當固窮勿以妻子衣食故自凋其志氣和叔多出周旋諸賢間或歷月彌年無內顧之憂者

以戴氏善處貧也夫嘗得異疾戴氏日夜調護不解帶者累月平居相肩愛未嘗有違言天資明淑有達識每曰死生禍福理之常也豈足亂吾心哉既得疾而卒如其素實開禧乙丑九月八日也享年四十有五一女在室戴氏父諱朴字彦嘉衢之奇士慷慨善談兵隆興初或薦諸朝俾乘驛佐王權軍未至軍敗歸上書乞斬葉義問以謝淮泗之民斬臣頭以謝義問不報和議成再伏闕論宰相湯思退等不忠宰相怒欲捕治之脫歸婦

家幅巾杖屨自肆山水間然未嘗一飯忘國讎也既卒惟此女六歲已能不勝其哀初豐公幼脫北難依戴君克自立故深德君而甚憐此女戴氏涉書傳習筆札凡所長未嘗衒於外處不窺戶終身不妄言笑語及父必哽噎涕泣嗟乎為子為婦若此雖古烈女不過也天之佑善宜錫壽祉而煢煢以生悁悁以死夫家屯厄嗣續未立嗚呼天乎何為然歟不亦重可哀歟和叔將以次年正月某日即所居之菊坡葬焉和叔衛師也知戴氏

為詳義當銘銘曰

奇士之女名郎之甥克順克慈允淑且明恬居窘窮等視死生哀世莫知慰以斯銘

莫府君夫人墓誌銘

夫人葉氏句章慈谿人曽祖應晞祖朝父庭茂皆善士夫人生紹興之癸丑年二十有六歸會稽餘姚士人莫府君友雖異郡實鄰邑也莫府君為人公正嚴恪一門敬憚方佐其兄治生理有緒不幸早世夫人始三十屏膏

沐自閑匿保抱其一子二女訓飭使就學知禮法身日夜紡織補紉處大族間承上接下無間言子叔龍既長諸父宭薄始析爨枵如也母子縮衣惡食勤勤自營亦不事錐刀競什一而家用日饒舉族倚重邑里歎其賢明謂晚福未艾也而叔龍年不四十無何亦死死而一孫始生不半歲又死於是夫人老矣煢然惟一婦一女孫聚其族曰吾夫之猶子叔廣吾雅信愛之是有次子曰子應可為吾子後昭穆宜也僉曰善遂取子應於吳

以為孫常曰天不弔我既重罰我吾撫教此孫庶幾有立猶不負莫氏之先廟其綜理細大悳顧戚疎一如平日後三年而夫人病病一年竟死嘉泰元年之八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嗚呼悲夫世常言天道不差為善有福若夫人本末余所熟知不惟栢舟一節真古列女而其他百為與其夫若子心事皆可質於鬼神然其所遭若此何哉是可不為大哀歟所謂天道福善固不可必歟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葬餘姚縣龍泉鄉新隩之原

祔於夫之兆二女長適進士高軿亦寡居守志次適夫人之兄子進士葉浤孫男則子應也孫女曰阿招夫人有治命處其身後事甚悉銘曰

義不疚善不祐命不咎銘不朽

壙記

胡提幹壙記

崇禮名樽姓胡氏越之餘姚人右從政郎饒州德興縣丞贈太中大夫諱宗伋之孫龍圖閣學士通議大夫贈

特進謚獻簡公諱沂之第四子崇禮以紹興丁夘二月
六日生乾道癸巳獻簡遇郊恩補承務郎尋罹憂服除
調監臨安府樓店務淳熙壬寅終更以兄達材之喪乞
監西京中嶽廟歴轉承奉承事宣義郎歲戊申充兩浙
轉運司幹辦公事明年遇登極恩轉宣教郎紹熙壬子
轉通直郎充浙西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再遇登極恩
轉奉議郎賜銀緋慶元乙夘五月十九日以疾卒於官
舍年止四十有九娶同郡周氏封孺人後崇禮十五日

卒二男子衛衍達材無子以衍為之子皆承奉郎二女長許嫁迪功郎嶶州歙縣主簿石孝純其季後其母五日亦卒崇禮天資如古人樂善急義若嗜欲平生百為其意無一不出於厚自族黨姻舊交友上及諸公貴人下至閭巷女稚凡識之者皆信其為吉人君子周氏尤稱賢婦不幸相繼早世悲夫惜哉太中葬其鄉之翁湖山達材葬其右君又得卜於達材之右丙辰十有二月庚申窆君行可紀當有達者表而出之其友孫某粗叙

本末納諸壙

莫府君壙記

會稽餘姚有鄉長者曰莫府君諱及字子晉其先自吳興來徙家世世積善好施今其近族有為天子從臣或魁天下宦學者益彬彬出焉府君之曾祖襄祖若思父曄皆不仕母同縣李氏府君以宣和五年二月十二日生早孤業進士不偶自力營家興其先人之廢守崇墳墓睦宗族愛育弟姪與諸從弟同甘苦無間言者四十

年塾舍常有名師曰延賓客為文字飲取有益於子弟里中義事踴躍先之忘其力之不足以故賢稱籍籍郡邑而家實貧比老貧益侵交游散落鬱悒不得意且抱末疾年七十有五慶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七子叔昌叔廣叔獻叔越叔興叔向叔止一女適夏汝翼孫男十人子詠子疆子應子慶伯厚伯順伯和伯承伯華伯祥孫女五人其明年二月十六日葬於上林鄉清果院之西合陳夫人之兆且依祖塋也平生刻意教諸子曰

夜望其興立門戶次子舉國子進士逢國大慶人争傳會稽籍以官其親府君弗許其識尤遠矣天之報善不忒不榮其生將顯諸後乎某不佞蒙府君之德最厚欲詳其行事而銘之未能也迺略書歳月本末納諸壙云

宜人聞人氏壙記

宜人聞人氏先世自吴徙家越之餘姚曽祖修祖嘉謀皆長者父顓達太學名士宜人生紹興之壬戌為故朝奉大夫知婺州趙公師龍之配三封至宜人嘉泰元年

九月六日卒壽六十十二月甲申葬其縣龍泉鄉石堰西隩之原祔趙公之兆四男子希醇承務郎簽書南康軍判官廳公事希一文林郎監鎮江府延陵鎮希白迪功郎監湖州梅溪鎮希侻將仕郎四女適迪功郎婺州黄陂縣尉應宗度承事郎監安慶府山口鎮楊槩宣教郎知臨安府於潛縣胡衛幼早夭應氏胡氏女亦先卒孫男三曰與慶與權與可孫女四人尚幼宜人早任家事姑郭夫人得燕佚康寧近九十而終趙公歷典四郡

以循良著無私謁之謗諸子力學孟仲已踐世科叔子四貢禮部宜人為婦為母之賢可知已里人孫某為識其壙

宜人宣氏壙記

宜人宣氏其先五世自越山陰徙家餘姚曽祖弼祖昂父祗徳皆以儒行重於鄉宜人生於紹興戊午三月初吉歸故朝散大夫提點廣南西路刑獄趙公彦繩三封至宜人嘉泰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

五三年十二月壬寅葬上虞縣永豐鄉金鷄山之原從
趙公之兆三男子樸夫從義郎前監鎮江府都作院樞
夫迪功郎前池州東流主簿懋夫早夭三女適進士蘇
濤奉議郎知寧國府太平縣陳潛從事郎吉州左司理
參軍杜思恭孫男七時儒迪功郎監戶部路莊酒庫次
時傳時任時保餘未名孫女一尚幼宜人閑典訓明義
禮静重潔修時然後言孝敬慈淑俯仰中法閫内順治
燕及宗黨儉而有禮簡而用情趙公勤事愛民名清白

吏有賢配也子孫謹厚克守素風門庭泊然不溷有司

有賢母也具德兼美無媿女史粗列終始幽堂是紀

太安人方氏壙記

太安人方氏句章慈溪人家世長者父固母嚴氏太安

人以宣和癸卯歲二月初九日生及笄歸故修武郎台

州兵馬都監趙公伯拜封孺人晚以子遇錫類恩加今

封年七十有九嘉泰辛酉歲九月二十三日卒後二歲

正月壬午祔葬於會稽餘姚鳳亭鄉羅壁山之麓八男

子師説迪功郎江州湖口丞師說第進士從事郎前南
劍州軍事推官師詁第進士故通直郎致仕師塄承節
郎師詡故保義郎師託成忠郎贛州排岸師誼故修職
郎臨安府富陽尉師嶢故迪功郎台州臨海尉五女適
通直郎傅檜士人畢師譓忠翊郎傅枰士人邢正國閒
人大聲邢氏女寡居餘皆卒孫男二十三人希泊成忠
郎前添監紹興府支鹽倉希滂成忠郎添監高郵軍都
稅務希勃貢禮部早卒希戭第進士修職郎新嘉興府

嘉興縣希漸希晤希璚希琰希玑希祐希璽餘未名孫女十四人適士人邢諫傅頡應焯莊居敬鄭汝賢餘未行曾孫男女十人尚幼太安人孝慈淑明娩德宜家惠下無慍子孫衆多競爽益昌母儀婦道邦族是訓康寧壽考集有多福宜即豐碑銘示不朽先識其畧納諸壙云

戴夫人壙記

有宋高公亮之妻戴氏安貧而不壽死葬於此里人新

邵武通守孫某代於潛宰胡衛為之銘衛嘗師公亮宜銘邑丞徐正卿章草妙一世為之書嗚呼戴氏其死榮矣